

· 評論 · *

社會運動與社交媒體之再思考： 評〈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何明修**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篇文章採用太陽花運動抗議現場的抽樣與訪談資料，分析人際關係與網路所產生的動員效果。統計分析指出：(1)越是透過「網友動員」而前來的參與者，越有可能長期參加抗爭活動；相對於此，依循既有的人際關係而前來的參與者，則是比較不會在現場長期駐守。(2)資訊管道也具有影響力，如果參與者比較依賴網路或是社群媒體，而非傳統媒體，他們也比較可能更投入抗議行動。這樣的結論是有異於既有社會運動研究文獻，因為網路能強化參與意願，既有的人際關係卻沒有導致相同的效果。因此，該文傾向於有條件接受對於網路帶來社會解放的樂觀評估（例如Manuel Castells），更即時的、低成本的、多向溝通的、去中心化的、可移動的傳播科技有助於各種反壓迫的社會運動。

這篇文章的出版有三項主要的貢獻與意義。首先，在社會運動現場進行訪談，在國外已經是行有餘年的研究方法，對於抽樣方式也有許多細膩討論。在太陽花運動期間，臺北大學社會系師生發起這樣有意義的研究介入，開創了臺灣的首例。這項寶貴的研究資料曾以研究紀要形式出版，陳婉琪、黃樹仁（2015）是描述性的研究，呈現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背景。在這個基礎上，這篇文章展現出積極的企圖心，提出因果解釋性的命題。其次，國內關於社

* 編者按：評論文由本刊編委會邀請撰寫。

** E-mail: mingshoho@gmail.com

會運動參與以及網路科技的研究向來缺乏量化取向的研究，一方面社會學界的社會運動研究者鮮少採用調查研究來收集資料，或是利用量化統計的技術；另一方面，關心社會運動的傳播學者往往就是投身於媒體改革運動，所以也較少採用這種研究方法。我個人非常期待，這篇文章的出版可以激發更多相關取向的研究產出，彌補既有的空缺。最後，黃樹仁教授終生奉獻給臺灣的社會學界，這篇文章也具有珍貴的紀念性價值，留下他美好的身影。

基於評論者的職責，我提出下列三點的意見，期待能與作者們進行對話。

第一、要如何定位網路上所形成的人際關係？

在操作上，這篇文章將參與者分類為「網友動員」（6.9%）、「自發前來」（48.3%）、「人際連帶」（包括同事、同學、朋友、家人的邀約）（36.5%）。該文假定「人際連帶」是形成了強連帶，「網友動員」則是弱連帶，而「自發前來」則是沒有任何連帶。這篇文章則發現了「相反的結果」（頁 489），願意在抗爭現場長時間停留的依序是「網友動員」、「自發前來」、「人際連帶」，換言之，強連帶的動員遠比弱連帶更低，也遜於沒有連帶。

這篇文章沒有進一步解釋統計關連性背後可能的因果機制，因此，該文另外分析 2014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獲得每天使用社群媒體越久，就會越支持太陽花運動之統計結論。不過，就如同先前文獻回顧所提到，「支持」社會運動與「參與」社會運動是明顯有別的，更何況這篇文章所關切的是「長期參與」，因此，這項佐證分析所能提供的指示並不是特別明確。

核心的關鍵還是在於要如何界定「網友」或是各種在網路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到底線上的與線下的人際關係（亦即是問卷所提到同事、同學、家人、朋友）有何不同？如果單純假定網路所搭建必然是所謂的弱連帶，而實際空間所建立則是強連帶，容易流於簡化。回到 Granovetter（1973）的古典定義，社會關係的強弱程度涉及了參與個體的投入成本，弱連帶（weak ties）是異質性組合，通常具有高度的工具性，而強連帶（strong ties）則是同質性的組合，往往涉及了情感的投入。根據這個觀點來看，社群媒體所帶來的突破正在於將社會關係帶入網路世界，因此資訊的流通開始依循既有的人際關係（例如越來越多人所讀到的新聞是 Facebook 朋友所分享的轉貼）。相對於此，過去 web1.0 時代的 www 與 email 以及 web2.0 的 blog，都沒有發揮這樣形塑社群

的作用。因此，反而有可能是社群媒體形塑出強連帶，而不是弱連帶，而這也與晚近經常討論的「同溫層」或是「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 現象吻合。

如果說，「網友」比同事、同學、家人、朋友同質性更高、涉及更多情感的社會關係，或許這篇文章的統計發現就具有了更多的理論意涵。不過，這還涉及一些需要被確認的議題。首先，網友關係與現實人際關係到底是重疊，亦或是區隔？Gerbaudo (2012: 50-54) 指出，臉書所以在 2011 年的埃及革命中發揮作用，一部分原因在於舊政權的監控使得一般人不願意在街頭談論政治，網路成爲異議者聚集與連串的重要管道。在埃及的威權統治下，網友關係與現實人際關係是隔離的，Ghonim (2012) 能夠在杜拜以臉書粉絲團專頁管理員的身分，遠距發動一場在開羅的抗爭，還能長期保持匿名性。相對於此，民主的臺灣應該有較多線上與線下關係的重疊。其次，在臉書與 Line 盛行的臺灣，所謂「網友動員」也可能是來自於不同的網路媒介。就以 PTT 的八卦版爲例，由於其發文限制與匿名性，所形塑的社會關係就肯定比臉書更薄弱。在缺乏更多經驗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就單純比較「網友動員」與基於人際關係的動員。

或許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原初的問卷設計，「請問您來這裡是因爲：(1)同學邀約 (2)同事邀約 (3)朋友邀約 (4)家人邀約 (5)網友動員 (6)其他」(頁 480)。其中的「其他」選項被歸類於「自發前來」，而是包括了近半數受訪者。事實上，我們真的很難區分來到抗爭現場的是因爲人際關係、網友動員、自發前來之其中之一。這樣的分類很難互斥，因爲太陽花參與者有可能是看到手機上的臉書貼文，而且也知道有朋友在現場積極招募更多人加入，因此「自發」決定參與。

第二、社會運動的動員一定是依靠既有的人際關係嗎？

這篇文章的主要發現在於「人際連帶的影響似乎未如既有社運文獻所預測的那麼強」(頁 491)。然而更仔細檢視既有的研究文獻，其實社會運動研究者儘管重視人際關係所帶來的動員效果，但是卻有更精緻的分析。Snow, Zurcher, and Eklund-Olson (1980) 比較美國的新興宗教運動，他們發現日蓮正宗傾向於從既有人際關係招募信徒，而克利須那教派 (Hare Krishna) 則是在街頭上向陌生人宣教。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克利須那教派要求更全面性投

入，因此一來，既有的人際關係反而成爲阻礙。Jasper (1999) 指出，事先存在的人際網絡只能動員到同質性高的成員。如果要招募完全陌生的群體，只能透過道德震撼 (moral shock)，亦即是某種景象的強烈呈現，迫使觀看者的道德感受到衝擊，從而激發出參與的熱情。舉例而言，當動物權團體將實驗動物比擬成爲一般美國人家居生活的寵物，不舒服的感覺就油然而生。上述的個案顯示，我們需要「詳述網絡的作用」，具體說明不同強度與種類的社會聯繫如何影響社運動員。

第三、到場的決定與長期駐留的決定

這篇文章關切的不是誰是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而是那些人願意停留超過 35 小時以上的四分之一高度參與者。這裏就涉及一個相關的問題，太陽花運動畢竟不只是一般的集會遊行，而是一場可以稱爲「影響深遠的抗議」(eventful protest) (della Porta, 2014: 17)。這些抗議特徵包括了涉及重大的爭議事件、密集、持續、高風險的抗議參與，以及長遠的後果。2011 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以及 2014 年的臺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都可以算是這一類的非例行抗議。

在這些「影響深遠的抗議」中，密集的參與者通常改變了原先的想法。McAdam (1988: 93) 就指出在於 1964 年的自由之夏運動中，深入美國南方的參與者形成了一種生死與共的「摯愛的社群」(beloved community) 情感，深刻改造了這些年輕人的世界觀。換言之，這些特殊的抗議情境會產生獨特的轉化機制，甚至是取代了參與前的各種身分特性之作用。在太陽花運動的當事者口述歷史的出版品中 (例如 One More Story 公民的聲音團隊, 2014)，一個常見的敘事架構即是，參與者描述自己原先是冷漠與不關切，後來在現場認識新的夥伴，共同負擔某些工作，因此獲得了新的啓發。事實上，這些故事所講的就是就自我認同如何在抗爭現場中所產生的移轉。

如果這樣的講法可以成立，到場的決定與長期駐留的決定很可能是取決於兩套完全不同的因果機制。接下來的研究可以考慮納入抗爭事件發現後的變項 (例如是否有在抗爭現場認識新朋友、是否有參與志工活動等)，進而掌握密集參與者之特殊性。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One More Story 公民的聲音團隊

2014 《那時我在：公民聲音 318-410》。臺北：遠足文化。(One More Story Citizen Voice Team, 2014, *Nashi wozai* [I Was There]. Taipei: Yuanzu Wenhua.)

陳婉琪、黃樹仁

2015 〈立法院外的春吶：太陽花運動靜坐者之人口及參與圖象〉，《台灣社會學》30: 141-179。(Chen, Wan-chi and Su-jen Huang, 2015, “Outcry Outside the Legislature: A Portrait of Sunflower Movement Sit-In Demonstrators,” *Taiwanese Sociology* 30: 141-179.)

B. 外文部分

della Porta, Donatella

2014 *Mobilizing for Democracy: Comparing 1989 and 20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rbaudo, Paolo

2012 *Tweets and the Streets: 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 New York: Pluto Press.

Ghonim, Wael

2012 *Revolution 2.0: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Is Greater than the People in Powe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Jasper, James M.

1999 “Recruiting Intimates, Recruiting Strangers: Building the Contemporary Animal Rights Movement,” pp. 65-82 in Jo Freeman and Victoria Johnson (eds.), *Wav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Sixti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McAdam, Doug

1988 *Freedom Summ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now, David, Louis A. Zurcher, Jr., and Sheldon Ekland-Olson

1980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5): 787-801.